

中世纪史科学

[苏] 亚·德·柳勃林斯卡娅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世纪史料学

[苏] 亚·德·柳勃林斯卡娅 著

庞卓恒 李琳 等译

郭守田 胡敦伟 等校

胡敦伟 总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史科学/(苏)亚·德·柳勃林斯卡娅著;
庞卓恒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879-4

I. ①中… II. ①亚…②庞… III. ①世界史-中世纪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602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世纪史科学

[苏]亚·德·柳勃林斯卡娅 著
庞卓恒 李琳 等译
郭守田 胡敦伟 等校
胡敦伟 总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879-4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9½

定价:62.00元

А. Д. Любпинская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5

根据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译出

中译本前言

这部《中世纪史料学》中译本如今得以面世，是一件颇为值得学界同仁庆幸的事。

本书作者苏联著名学者柳勃林斯卡娅，是享有国际盛名的中世纪权威专家。这部著作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但在中世纪史料学领域至今仍有它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侯树栋教授对此已做了精辟扼要的述评，我无须再添赘语。

这样一部跨世纪学术译著得以面世，是几代学人锲而不舍、坚持奉献的结果。首先我们要为此深深追念我国中世纪学科奠基人之一郭守田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耄耋之年的病弱之躯，伏案笔耕，校改我们的译稿；又亲自组织打印，印出第一个打印本，作为研究生教材；他生前还亲自联系出版单位，争取出版，终因未能筹集足够的出版经费，未得遂愿。有幸的是，在郭老先生辞世之后，他的弟子张绪山教授、徐家玲教授不忘先生遗愿，为争取此书出版继续努力。最后，终于从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获得出版资助。素来以慷慨支持学术著作出版名世的商务印书馆，也同样以为学术奉献的精神承接了出版任务。就这样，经过 30 余年曲折历程，本书才终于得以面世。谨以此语，忆念学术之艰难和学人之素志。

庞卓恒谨识于 2016 年 12 月

中世纪史料学的旧作与新篇

——写在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料学》中译本出版之际

侯树栋

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料学》中译本据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译出。原作出版距今整六十年，中译本从翻译到校对再到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这样一部跨世纪的“旧作”，为什么至今还有出版价值呢？这当中确有它的缘由。

有关西欧中世纪资料选集一类的书，国内已有多种，但中世纪史料学，即对中世纪主要史料的概述和分析，迄今尚无一部。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料学》的内容，是对整个中世纪西欧历史进程的主要史料（文字史料）的评述，中东欧地区和国家、北欧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情况也有专章叙述。全书评述的史料从古罗马恺撒的《高卢战记》直至 17 世纪中叶的史料（按苏联学界的划分，17 世纪中叶为中世纪的下限），分成“古代晚期”、“早期中世纪”、“成熟的封建主义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四部分，除“古代晚期”，每部分首先评述特定时段内史料的一般特点，然后或按族群，或按国家和地区分别评述相关史料。中世纪遗存下来的文字史料，一时一地的情况需具体对待，但就整体而言，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很多尚

未整理和出版。^①《中世纪史料学》以清晰的线索,系统、连贯地呈现了西欧中世纪的基本史料及特点。本书内容丰富,结构简洁,作为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世纪史料学,对于我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教学,显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里不可能对《中世纪史料学》进行全面评价,仅就其几个突出特点,结合着近年来的研究动态略作讨论。

第一,本书对中世纪史料的分类比较合理,至今仍然可以作为走进中世纪文字史料库的“导引”。由于史料庞杂,对中世纪史料进行的任何一种“概述”或“评述”,都必须有所取舍或选择,这就涉及了史料的分类。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国外学者通常将文字史料分成叙述与非叙述两大类,还有的分成叙述类、政府档案与私人档案。^②柳勃林斯卡娅将中世纪史料分成三大类:第一是文书类,包括公共文书、私人文书、经济类文书和行政文书。第二是法律类,包括习惯法、民法、刑法,教会法、法令、城市法,国家宪章、条约、审判记录,法律诠释。第三是叙述类,包括年代记、编年史、回忆录、日记、名人传记、圣徒传、私人函件和政论。^③

2012年英国出版了的一本中世纪史料学方面的著作,主编在“导论”当中指出,传统学术的焦点是政治史和外交史,所以政府方面的记录和编年史最受学者的关注。然而现在的兴趣变了,中世纪的家庭生活、妇女、儿童、两性关系、人口、健康等议题变成热点,

① J. T. Rosenthal, ed., *Understanding Medieval Primary Sources: Using Historical Sources to Discover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1.

② Ibid., pp. 1-2.

③ 见本书序论。

有关家庭、私人或个人方面的史料越来越多地摆到学者的书桌上。^① 一个时代的学术趋势往往决定着学者对“史料”的取舍，柳勃林斯卡娅也不例外。作为出版于六十年以前的著作，作者对史料的取舍也许不完全切合当下流行的家庭史、文化史、心态史、观念史研究的需要，但由于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史学观，早已超越西方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狭窄视野，她对史料的取舍自然也远非政治史和外交史所能限定。她评述的范围既有政治史方面的史料，也有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史料。循着这一分类，我们就可以认识中世纪史料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第二，《中世纪史科学》对圣徒传给予了全面、客观的评述，至今读来仍然富有启发，富有价值。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强调史家应当关注中世纪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正是基于这一点，她深刻阐述了圣徒传这类资料的重要价值。

中世纪早期的资料较为贫乏，反映基层生活的史料更是稀少，所以中世纪早期遗存下来的一种典型资料——圣徒传，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基于19世纪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史料观，在与所谓“事实”打交道的史学家和与所谓“虚构”打交道的圣徒传作者之间划定了一条严格界限：前者提供的资料被认为是可靠的，因而是重要史料，后者提供的资料被认为是虚构的，因而不能用作史料。今天不少学者提出应超越这条界限：无论是历史著作、传记、年代记、

^① J. T. Rosenthal, ed., *Understanding Medieval Primary Sources: Using Historical Sources to Discover Medieval Europe*, p. 2.

编年史,还是圣徒传,都有其偏见、预设和目的,然而它们都是宝贵的史料;须知,中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也创作圣徒传。^① 柳勃林斯卡娅高度重视圣徒传这类资料,认为它们不仅包含着政治史和教会史,更显示着中世纪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精神生活,是后人透视中世纪普通人内心世界的窗口。她说:

早期中世纪的圣徒传乃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其中保存了当时民间生活的许多特色,包含着描述教会的历史及其地产的增长的珍贵资料,往往还可以发现政治史的事实。用于研究早期封建社会时代的风俗、道德、意识形态和宗教历史,反映生活诸方面的史料一般是极为贫乏的,古老的圣徒传在这方面是不可代替的。固然,它们充满着传奇和超自然现象,其中笼罩着神话。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自有特点的历史资料。^②

这是对圣徒传作为史料的价值和局限的一种全面和科学的评价,对于今天怎样研读和利用圣徒传仍然不失其指导意义。近来论者十分重视利用圣徒传探讨中世纪人的内心世界和基层生活,认为圣徒传的内容不仅为普通信众提供了行为的榜样,而且表达着对某一地方小共同体的认同,并将这一共同体的命运与圣徒的

^① R.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 c. 700-c. 900, Cambridge: CUP, 1995, p. 12; T. Reuter,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I c. 900-c. 1024, Cambridge: CUP, 1999, p. 3.

^② 本书,第43页(指原书页码,即边码。余同)。

命运等同起来,所以圣徒传是理解中世纪人的宗教期待和道德向往的一把关键的钥匙。^① 柳勃林斯卡娅分析法兰克国家墨洛温王朝时代圣徒传的创作情况时,就这类资料的价值作了相当具体和深刻的分析:

圣徒列传——墨洛温时期特别丰富——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政治方面的资料,然而更多的是文化-习俗性质的资料。遗憾的是,墨洛温圣者传的大部分内容在以后的加洛林时期都按照文学-修辞的方式加以重编,以致原有的朴素性和许多真实生活情景消失不见了。然而那些没有受到歪曲或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之害而完整保存下来的圣者传尤为珍贵。它们对于描述法兰克社会下层阶级的习俗和生活条件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些大多数乡土性的“圣徒”形象,在那时与其说是由教会人士创造的,不如说是多神教的人民的想象所创造的。这表现在:那类传记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普通出身的人,而且在他们的朴素的传记里——自然是掺杂着各种传奇的大量糟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苦难和愿望。^②

根据这番评述,我们知道“圣徒”形象的主要意义:由于其乡土

^① R.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 c. 700-c. 900, p. 12.

^② 本书,第 67 页。

性和“接地气”，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后人走进早期中世纪的基层生活。柳勃林斯卡娅对圣徒传的评述还点出了早期中世纪基层社会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复杂情景：基督教与多神教人民的想象共存。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晚期古典古代”(Late Antiquity)研究，充分展示了罗马帝国后期和早期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多样而复杂的情景，论者普遍慎用“基督教化”一词描绘当时的宗教形势。他们认为，异教徒的皈依远非意味着基督教化，基督教文化是透过异教或前基督教的影响和习俗传播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2世纪。^① 圣徒传正是可以用来证明这种情况的典型资料。柳勃林斯卡娅已经指出，早期中世纪欧洲诸民族多数只是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教会不可能完全克服多神教的自发势力。“本地的大小神祇、山林川泽等等的保护神被同样是区域性的‘苦行者’、‘殉道者’、‘隐士’或‘虔诚的’主教所代替，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也仅仅是在一个大小不等的狭小区域内为人们知晓或崇拜。这些早期中世纪的地方圣徒，对于民间的多神教群众来说，较之官方的基督教信仰的神，更加亲近和更易接受”。可见，研究民间信仰，“早期中世纪的圣徒传乃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②

第三，《中世纪史科学》对法律类资料的价值有着客观、科学的认识。研究中世纪史，不能不重视法律资料。通常认为这类资料不像叙述类那样有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因而比较客观、比较可

^① P.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 c. 500-c. 700, Cambridge: CUP, 2005, p. 4.

^② 本书，第43页。

靠。然而近年来论者越来越关注法律资料的局限性,指出大量法律是规定性的而非描述性的,特别是立法有相当的虚拟性。每一份令状其实都在陈述一个故事,即使令状在法律意义上真实可靠,也无法保证它所陈述的故事的历史真实性。^① 所以从法律资料当中寻求权威的、可靠的证据仍需小心谨慎。不仅如此,正因为当时和后世极为重视这类正规记录,有时“膺品”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② 柳勃林斯卡娅将法律资料单作一类,足见对这类资料的重视,但同时也对法律资料的“客观”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柳勃林斯卡娅指出,法律文件的可靠程度各不相同,“习惯法和审判记录通常比中央政权颁布的法律或律令诠释更接近历史的实际情况。在使用法律资料时,准确地判定立法者的倾向和企图,是十分必要的”,在许多情况下,国王的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至于律令诠释,其作者主要是法官。在其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反映得最为突出”。^③ 作者在六十年前提出的这些论断,完全符合当下学界的基本认识。

当然,从今天来看,这部出版于六十年前的书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例如,非文字性史料,譬如中世纪的各种图像和考古

① R.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 c. 700-c. 900, 14; T. Reuter,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I c. 900-c. 1024, p. 5.

② R.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 c. 700-c. 900, p. 17.

③ 见本书,第7页。

证据即所谓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日益为史家关注,^①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世纪史研究的论著当中。这一点固然不能改变中世纪的主要史料仍为文字史料这一基本事实,但对中世纪史料的认识若只限于文字史料,显然是不够的。另外,伴随家庭史、心态史、妇女史、异端团体和民间宗教研究的流行,反映这些方面的史料,如遗嘱、书信、布道词等,^②也受到学界的重视。这些方面《中世纪史料学》也是不足的。不过,新的史学分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等传统研究失去价值,而是为进行再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所以《中世纪史料学》重视并进行评述的那些“史料”,仍然是史家可资利用的珍贵资料,作者柳勃林斯卡娅在书中的分析和论断在今天仍然是可资参考和借鉴的。如果对照着国外新近出版的史料学著作阅读这部出版于六十年前的《中世纪史料学》,以相互取长补短,则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① 参看 J. T. Rosenthal, ed., *Understanding Medieval Primary Sources: Using Historical Sources to Discover Medieval Europe*, chap. 15, 16.

② 参看 J. T. Rosenthal, ed., *Understanding Medieval Primary Sources: Using Historical Sources to Discover Medieval Europe*, chap. 3, 4, 5.

前 言

这部教科书是对封建时代西欧各国(阿拉伯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土耳其除外)历史的主要史料的概述。

在外国的历史编纂学中,史料学教程只涉及国别史的史料。即使在革命前的俄国历史科学中,也没有一本包括整个中世纪史料的教科书或一篇概论性的文章。

这部教科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密切地联系封建时代欧洲各国总的发展进程,探索各种史料出现和发展的规律性;还在于阐明,这一或那一史料向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

书中对材料所作的篇章划分,根据的是中世纪史一般课程采用的分期法,但也根据论述对象的特点作了某些变动。首先,古代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史料以及晚期罗马帝国的史料没有列入早期中世纪的范围,因为按其性质,它们完全属于古代,而且不可能放在早期封建时代的史料范围加以处理。按同样的考虑,6世纪到7世纪中叶的奴隶制拜占庭的史料也归入了古代的篇章,况且两次使用这部分史料(第一次作为古代斯拉夫人的史料,第二次作为6到7世纪中叶拜占庭史料)也显得很不合理。其次,发达的封建主义时期的史料范围,不是开始于11世纪,而是10世纪。因为有关加洛林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史料基本上结束于10世纪,并且在

那时也出现了反映形成于当时欧洲各部族各方面生活的史料。

与早期封建主义和发达封建主义时期所占的篇幅相比,论述16到17世纪中叶的史料篇幅不大。这是因为,在16—17世纪时,反映历史过程的几乎一切方面的绝大多数史料,都是文书资料,可以进行分类综述,因而篇幅也就比较紧凑。至于16—17世纪时期的大量历史著作,其中大部分主要具有历史编纂学的意义,而不是史料学的意义。

为了避免重复,在每一篇的开头对该时期的史料基本类型作了总的评述,而在论述个别国家史料的各章中,阐述了这些史料的具体特点。

4 史料的评述都分为两大部分:社会经济关系史方面的史料和政治史方面的史料。这两部分史料的数量比例,在各自的情况下取决于各有关国家发展的具体条件和史料保存的完善程度。但是应该看到,第一部分通常是对大批史料的评述(如封赐证书,行会章程之类),而第二部分则是对各具体史事的记述。

如要把整个中世纪的文学和科学著作都列入史料学的教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会极大地增加篇幅。只有史诗、民歌和民间传说当作例外,因为研究这些史料会有助于了解封建时代人民群众的历史。

许多章节和关于拜占庭史料的部分章节,是由教育科学副博士、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善本部一级研究员 E. Э. 格兰斯特雷姆撰写的。

在正文下面的脚注里,读者可以见到对该项史料的基本评价。

目 录

前言	1
序论	1

古代晚期

第一章 古代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晚期罗马帝国和 拜占庭历史的史料(至公元7世纪中叶)	15
日耳曼人	16
晚期的罗马帝国(4至5世纪)	25
7世纪中叶以前拜占庭和南部 斯拉夫人历史的史料	41

早期中世纪

第二章 5—9世纪史料的一般特点	55
第三章 “蛮族”国家史料	68
西哥特人	68
汪达尔人	81
勃艮第人	82
班诺尼亚的匈奴人	84

东哥特人	84
伦巴德人	90
法兰克人	95
第四章 查理帝国历史的史料	113
第五章 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史料(迄至 11 世纪中叶)	150
英格兰	150
爱尔兰	165
苏格兰	169
第六章 拜占庭历史的史料(自 7 世纪中叶起)	170
第七章 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历史的史料 (自 7 世纪起)	180
西斯拉夫人	180
南斯拉夫人	183

成熟的封建主义时期

第八章 10—15 世纪史料的一般特点	189
第九章 十字军远征历史的史料	201
第十章 法国历史的史料	219
第十一章 英吉利历史的史料(自 11 世纪中叶起)	278
第十二章 德意志历史的史料	319
第十三章 意大利历史的史料	369
第十四章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史料(始于 8 世纪)	402
第十五章 拉巴河流域和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 历史的史料(13 世纪前)	426